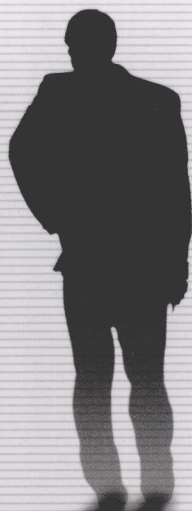


当代文场小说系列

你好，教授

路文彬◎著

一个现时中国知识分子内心与生活的双重见证



AR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路文彬 著

你好，教授

NIHAO JIAOSHOU

APO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你好,教授 / 路文彬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0.6

ISBN 978-7-5396-3422-7

I.①你… II.①路… III.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92906 号

书名:你好,教授

作者:路文彬 著

出版人:唐 伽

责任编辑:岑 杰

装帧设计:许含章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 销 部:(0551)3533889

印 制:合肥杏花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0551)5657625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开本:700×1000 1/16 印张:21 字数:400 千字

版次: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96-3422-7

定价:2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第一章

跳！跳！跳！

不是跳舞，不是跳槽，是跳楼，是来自十八层楼顶五十四米高处的那纵身一大跳。

一直为名声不够响亮而时有捉襟见肘之感的B大人这回似乎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因为跳楼，B大于一夜之间就蜚声了国际。查查互联网便知道了，甚至连生活在非洲丛林中某几个不知名的国度都对此事进行了官方报道。B大、B大、B大……B大的名字已经铺天盖地，没有哪种媒体胆敢在此时拒绝提及B大的名字。何况这也正是媒体的天职呀，不跟风，毋宁死。

当然啦，跳楼在这个时代也实在是没啥稀奇的，高不胜高的楼房有的是，随时随地都在恭候您的那一大跳。而且已有心理学家特别指出，越建越高的楼房实际上就是一个又一个雄伟的杀手，因为它们无时无刻不在诱惑着你跳楼的冲动。一座高耸入云的大楼其实就是一种极不道德的暗示。这位心理学家还抛出了极为有力的证据：在美国，据有关部门统计，摩天大楼高度纪录的每一次刷新，都会在二十四小时之内迎来第一个跳楼者。

不过，很快又有一位心理学家作出补充，声明这条信息此刻已经严重过时。如今，二十四小时根本就用不着了，这个时间段无疑显得过于漫长。跳楼者现在是变得愈来愈性急了，哪里还肯等上什么个把小时，那也未免太奢侈了吧。为了抢得第一个好听的“处女跳”，他们必须得争分夺秒才行啊。最新一项纪录是四个月前由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家伙创造的，在本州最高楼封顶哨声刚刚吹响的那一刹那，他便迫不及待地跳了下去。这项纪录令几乎所有美国跳楼粉丝都产生了深深的绝望感，想想看，还有谁能比建造这座楼房的工程师更得近水楼台之便的？这太不公平！即刻，一股愤怒

的情绪开始在跳楼粉丝群中燃烧并迅速蔓延，他们高举巨幅抗议标语风起云涌般地奔向了街头。

然而，另一个家伙可不这么想，他就是当时紧挨着那位工程师站在楼顶的首席工程监理。据现场人员回忆，这位首席工程监理的反应相当灵敏，在工程师尚未完全转过身去的时候，他就一把抓住了他，好像事先已有预感似的。但是，却被工程师成功地挣脱了。面对记者们的镜头，首席工程监理表现得痛心疾首，表情称得上是死去活来。他说，他绝对没有想到肯尼迪（那位工程师的名字）会出手这么快，平时他可一向是个慢性子的人呀。事实上，他认为这次的“处女跳”自己应该是势在必得的。说着，便从西服口袋里掏出一张淡蓝色的纸片展示在镜头前。那是一份遗嘱，可以证明他至少早在一个月前就开始精心筹划此事了。当着大家的面，首席工程监理将遗嘱撕了个粉碎，一边撕还一边反复念叨着肯尼迪的名字，好像是在诅咒这个不太地道的对手，又好像是在为幸运的他虔诚招魂。

你好，
教授！

这时，有记者问首席工程监理今后还会不会再有这样的打算。他耸了耸肩，长叹一声道，大家都知道，美国目前的城建速度比蜗牛爬还慢哩，要等到下一次机会的到来，恐怕他该老得已经爬不动楼梯了。话音未落，人们便在他的眼睛里目睹到了一种深深的绝望感。可能是为这种非同寻常的情感所触动，马上有人建议他可以考虑一下中国，那里的城建速度现在堪称世界第一，到处都在大兴土木，建筑工地遍地开花，每天都会有摩天巨楼争先恐后地诞生。然而，对于这个建议，首席工程监理好像并不领情。相反，他倒是显得有些茫然。茫然良久之后，他用颤巍巍且湿漉漉的声音说：“难道你们要我客死异乡吗？不，我一定要和我的祖国共同分享我所能创造的这份荣耀。”

首席工程监理的爱国情怀强烈震撼了每一位美国跳楼粉丝的心灵，他们自发为其捐款建立了一个网站，这就是后来的“美利坚合众国跳楼先锋网”——美国跳楼粉丝们的精神家园，一直是由首席工程监理担任站长的。勇敢的粉丝们利用这块平台尽情交流着跳楼的决心、憧憬以及心得。

当然啦,有资格聊聊心得的,不是跳楼未遂的失败者,就是跳楼没摔死的幸运者。当然啦,后者远远少于前者。中美相关专家经过分析后不约而同地一致认为,正是由于首席工程监理和他的网站的存在,才确保了至今没有一位美国跳楼粉丝选择中国抑或别国去实现自己的挑战梦想。

可以说,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对于跳楼人们早已经见怪不怪了。尤其是在美国,人们甚至连谈起它都感到极大的不耐烦。但是,既然如此,缘何发生在B大的跳楼事件还是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的关注呢?有人说,这可能是和一项新的世界纪录的诞生有关,因为今天的人们只对世界纪录依旧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不然吉尼斯公司早该倒闭了)。值得注意的是,B大的这次纪录无疑与楼高无关,别说海淀区了,就是在所属街道,它的高度也压根排不上什么名次。但是,就是这样一座外表毫无个性、令人过目即忘的无聊建筑,却在三分钟之内制造了三起跳楼事件,而且夺走的不是三个人的性命,乃是七个人的性命。它的轰动性新闻价值自然就在于这三分钟和七条人命上。

6月21日的黄昏(据现场目击者回忆,北京这一天的夕阳分外美丽,美丽得让人不禁黯然神伤),分别来自中文系、历史系和哲学系的三名未能通过硕士学位论文答辩的漂亮女生,手拉着手登上了十八层教学主楼的顶端,俨然是要去赶赴一个浪漫而又神秘的约会。随后,人们便听见一声沉闷得令人毛骨悚然的巨响。循着声音望去,这样一幅景象呈现在人们眼前:教学主楼广场新铺的大理石地面上趴着三位女生,手拉着手,一动不动,似雁状,仿佛正沉浸在梦乡。

“行——为——艺——术!”此时正躺在一边的长椅上独自享受夕阳的一个肥胖男生反应最快,在第一时间里拖着长音道出了谜底,并马上掏出手机开始拍照。发现周围的人都在用惶惑的眼神打量着自己,他又补充了一句:“没——错,肯——定——是——艺——术——系——的!”

有人也开始在身上摸索自己的手机,但没等把手机摸出来,忽然又有了一声闷响。这次的动静虽有些拖泥带水,但却有着一股更能令人魂飞魄

你好，
教授！

散的力量。尚未来得及从这股嗖嗖作响的力量中讨回魂魄的众人亲眼看到，三位女生的旁边又趴下了两个男生，不过卧姿极不雅观，与那三位女生相比，显得像是故意来捣乱的。这时，不知是谁“啊”了一声，其余的人随即也意识到，两名男生中被压在底下的那个，就是刚才在用手机拍照的那个胖子；他的那个看上去挺高档的手机现在已经飞到了十米开外的地方。尽管魂魄还没能及时找回来，但是求生的本能已经足够使人明白危险的迫近。于是，围观的人立即要作鸟兽散去。就在他们开始拔腿的那一瞬间，那种拖泥带水的闷响又来了一次。这一次的效果是那几乎疯掉的人群中有半数以上都莫名其妙地仆倒在了地上，现场场面顿时变得好不壮观。

五分钟之后，警察赶到，现场得以清理，最终趴着的还剩下七个人；他们是属于再也爬不起来的七个人。

实施这第二起跳楼行为的是一名日本留学生，因为向一名中国女生求爱遭拒，结果丧失了继续活下去的兴趣。但令人遗憾的是，他导致了一名本来正对生活有着浓厚兴趣的韩国留学生从此再没可能对生活保持自己的兴趣了。

实施第三起跳楼行为的则是中文系一名年轻有为的教授，此人一直春风得意，两天前刚刚将其如花似玉的女弟子娶进家门，正在准备开始自己人生中的第五次蜜月旅行。由于在他身上实在找不出任何不顺心的地方，又排除了他杀可能，人们只好将其跳楼的原因归结为抑郁症。同样令人遗憾的是，在实施这一壮举之时，他也是不小心将正好从现场路过的一名并不抑郁的男生压在了自己的身下。

事后，经过警方和校方的联合调查，三起跳楼事件的主人公互不相识，不存在事先共同策划的可能，唯一的可能除了偶然还是偶然。

发生这三起跳楼事件的时候，戈德远教授正在家里跟儿子发火，儿子已经差不多有一个月没出门了。望着他伏在电脑前的那架庞大梨形身躯，戈德远心乱如麻、气急败坏。

“你再不出去，我就把电脑给你扔出去！”其实他想扔出去的是儿子，

怎奈蚍蜉撼不了大树啊。

儿子戴着耳机,不见丝毫反应,继续自己在屏幕上的狂轰滥炸。

戈德远怒发冲冠,准备杀过去,手机却突然响了。是他在香港工作的一个学生打来的,他这才知道自己的学校发生了震惊中外的“6·21”惨案。听到这一消息,戈德远的第一反应就是自己的硕士生今年无不顺利通过了答辩,博士生也是皆大欢喜,所以趴在教学主楼广场上的那名中文系女生肯定与自己无关。他当即松了口气,然后又开始估测趴在这名女生旁边的那位男同事会是谁?他和她之间是不是存在着什么微妙的联系?但直到合上手机,他也没能想出个究竟。不过,既然是一名年轻教授,那便不可能是巴东仁先生了。想到不可能是巴东仁先生,戈德远的担心便不那么非常了。很明显,整个中文系的同事里,除去巴东仁先生,别的生命他都可以不那么在乎。

但是,戈德远还是准备到网上去探个究竟。想到上网,他的思路不得不再次回到儿子身上。家中的网络资源永远是被儿子占据着的。

“起来,我用一下网。”戈德远拍了一下儿子,因为压着怒火,手重了些。

但是儿子竟好像没有一点儿感觉,仍旧岿然不动。

“你听见没有?”他突然拔高了嗓门,一拔高嗓门,他的声音必然开始发劈,像个歇斯底里的泼妇。他从来不愿意这样,为了始终保持在学生们面前的优雅风度,他总是将自己的嗓门严格限制在低音区域。

戈德远的这一声怒喝还是有了效果,儿子终于有所反应,抬起头来看了父亲一眼,但那冷漠的眼神让戈德远不寒而栗。戈德远最怕儿子的这种眼神,哪怕是仇恨也好,至少还可证明他的内心正在燃烧。而这样的冷漠,只能是内心荒凉的迹象,说明在他和他之间,什么都没生长。他和他没有任何关系。

戈德远被儿子的眼神击中了,伤得厉害,血流不止,手脚都在发抖。不过,他并不甘心,不想就此败下阵来。他挣扎着做出镇定的样子,一把薅掉儿子头上的耳机扔出窗外。儿子猛地站了起来,犹如一座顶着乌云的大山

朝他逼过来。看见儿子的眼神略有动摇，戈德远顿时变得兴奋不已。他无所畏惧地舒展起腰身，脸上浮现出从容的微笑，接着又抓起桌上滚烫的笔记本电脑扔了出去。

儿子似乎没料到父亲会有这么一招，整个身子一下子就蔫掉了半截，瞪着父亲的眼睛愣了好大一会儿。戈德远得意地迎着儿子的目光，感觉自己在几秒钟之内就由一米六八蹿到了一米八六，比儿子还高出六个厘米哩。他希望对方此时能够动手，这样的对决一定很有意思。他甚至攥紧了拳头，进入严阵以待的状态。

你好，
教授！

然而，儿子并没有要动手的意图，他看看桌子，又看看窗外，仿佛还没弄明白眼前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此情此景令戈德远不免有些失望，紧攥的拳头开始松懈，好不容易萌生的胜利感霎时不知了去向。就在他忧郁地寻思着该如何将这场挑衅收尾的时候，突然意识到此刻正对着自己的是儿子的屁股，那两瓣屁股几乎将整整一面窗户都填满了。戈德远不再忧郁，他的眼里心里只剩下儿子悬吊在窗户上的那两瓣屁股。他必须抓住这两瓣屁股，豁出命来也要抓住。可气的是，这时的他竟又没商量地回到了一米六八的真实高度。而且，面前的这两瓣屁股也的确的确是太大了，他的那两只手在上面就像两块无所事事的小补丁。好在小补丁最后终于把住了屁股上方的腰带，使屁股向外的力量总算得到些许控制。但是，腰带不知什么原因一下子又松了，屁股开始继续向外使劲，挣脱了裤子，露出自己白花花的真面目来，白得耀眼。

“来人！快……”戈德远歇斯底里的声音一劈就碎成了粉末，再也没有了形状，他已经喊不出来了。他知道父亲就在客厅里看电视，咫尺之遥，却浑然不觉他这里正在上演着惊心动魄的一幕。此刻，他真恨死了父亲，这个百无一用的老家伙。如果儿子今天有个三长两短，他一定要亲手将他的晚年葬送。他发誓，他发誓。

或许是愤怒发挥了应有的效用，戈德远的声带又不可思议地恢复了功能。他吼出了父亲的名字。

半躺在沙发上的父亲正一边看着电视，一边打着盹。儿子的叫声吓了他一跳，他睁开眼，左右瞧瞧，没发现什么异常，以为自己是在做梦。于是，打了个哈欠，捡起掉在地上的遥控器，准备接着看电视。这时，又好像听见有人在喊叫，他仔细看了看，不是电视里的人在喊叫。他摁小电视机的音量，四下寻找着声音的来源，终于听见了儿子在高呼自己的名字。儿子这么急促的声音，想必是有了什么不妙的事情吧。他挖撑着两臂，蹒跚着步子跑进儿子的书房。儿子不在书房。他又听了听动静，好像是从孙子的房间里发出来的。打开孙子的房门，首先映入他眼帘的就是一窗户白花花的大屁股，刺得他眨巴了一下眼睛。屁股底下晃悠着的是儿子那小小的脑瓜子。

“哎呀呀，这是怎么啦？儿子。哎呀呀，这是怎么啦？孙子，你干吗要爬到那么高的地方上去撒尿啊？这有多危险啊，你知不知道？”他冲到跟前，不知所措地拍着孙子的屁股，拍得啪啪直响。

“快抱住他的腿！”戈德远吼道。

父亲看了一眼儿子凶狠的目光，似乎明白过来了，立刻加入营救的行列。他伸手去抱孙子的两条腿，可根本就抱不过来，只好改抱一条腿，仍然有点勉强。电视遥控器始终在他的左手里攥着。

“大象这是怎么啦？”他问儿子。儿子不理他。

“你这是怎么啦？大象，是不是你爸又欺负你啦？”孙子也不理他。

“你可不要想不开呀，孙子，摔死的滋味可不好受啊。如果摔不死，摔残了，那滋味可是更不好受啊，孙子，爷爷知道这滋味……”

瞧他说得就跟他自己跳过楼似的，戈德远此时的内心对父亲充满了鄙夷：你还会有这样的勇气？他想呵斥父亲赶紧闭嘴，这样的聒噪只能让儿子坚定跳下去的决心。可是，他忽然感觉到儿子的屁股在缓缓朝自己的头上落下来，看来父亲的聒噪倒是在显现出良好的效果。

随着屁股的降落，儿子的上半身开始渐渐显露，戈德远头部的压力也越来越难以承受，本来他的颈椎就一直存在着问题，现在已经能够清晰地听见骨头在发出咔吧咔吧的响声。为了不让儿子的屁股压断自己的脖子，

你好，
教授！

也为了父亲那把易碎的老骨头不被伤着，戈德远抢在儿子将整个身躯都压下来之前，拽住父亲迅速闪倒在一边。随着一声排山倒海般的轰响，戈德远觉得脸部一阵剧痛，眼镜崩了出去。

儿子跌落在地板上时，一只脚狠狠地砸在了戈德远的脸上。戈德远的大脑随即出现了短时间的空白。等他清醒过来时，他听见父亲在一个劲地喊着：“起来！起来……”他这才意识到，自己正一直趴在父亲的身上哩。如果不是这样，儿子的那一脚就该砸在父亲的头上了。

戈德远马上坐起来，顾不得去搀扶父亲，目光首先是去落实儿子。儿子正四仰八叉地躺在地板上笨拙地蠕动着。望着地板上的儿子，戈德远像是在望着屋子里的一枚巨型炸弹。他恐惧极了，慌里慌张地站起身，连眼镜都想不到去找，仿佛是只想着赶快逃离这枚炸弹。

可是，戈德远并没有选择逃离，而是急忙走到窗前，用力将窗户合上。他死死抓着窗把手，快要蹦出来的心在想：这可是十一楼啊，幸亏儿子的屁股是个巨无霸，不然很顺当地便出去了。至于出去后的情景，他仅仅想了个开头便戛然而止，实在不敢再往下想。他开始后悔自己的逞能，原来往楼下扔电脑并不比扔儿子更容易啊。儿子根本不需要你扔，他自己就能把自己扔下去；这可是电脑做不到的，他怎么从来就没有想到过呢？戈德远的眼睛下意识地朝下瞥了瞥，这一没能彻底完成的简单动作让他意识到，自己的脖子现在已经动不了了，头部的扭动只有靠脖子以下的部位来协助了。

“血！”父亲惊叫一声，“我的头流血了！”

戈德远将整个身子转向父亲，父亲一只手拿着遥控器，一只手摸着头顶。没戴眼镜，他看不清血到底流在哪里。

“你也流血了！鼻子！”父亲又指指他。

戈德远摸了摸鼻子，一手的血，顺着手指流得欢畅。不过，他可不像父亲那样惊慌，真正令他惊慌的事情已经过去了，谢天谢地。

“快帮我找找眼镜。”他说。

父亲很费了一番力气,才从床底下扒拉出他的眼镜。

戴上眼镜,戈德远看清楚父亲的头是怎么回事了。那块血迹不过是从自己鼻子里流出去的。

父亲可能也明白了,不再操心自己的脑袋,急忙去卫生间给儿子拿来一块毛巾。

戈德远用毛巾捂住鼻孔,离开了儿子的房间。儿子仍在地板上躺着。他不知道是应该恨他,还是应该爱他。经过刚才的一阵折腾,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再也不想答理他。

但是,走到门外,恐惧又袭上了心头,他突然不由自主地说:“明天……我去给你买个新的。”裹在毛巾里的声音听起来像是别人的。

不,这声音就是他自己的,只有他才会说出这样毫无骨气的话来。戈德远立即开始在心里对自己破口大骂,恨不得再痛痛快快地打上自己一顿。太窝囊了!太无能了!你配做父亲吗?不配!你配做教师吗?不配!他接着连自己作为儿子、丈夫和国家公民的身份也全都一一给予了否定。因为是一个失败的父亲,所以他便成了一个失败的人。现在的他才知道,做一个成功的父亲该有多么的重要啊。因为没能做好父亲,看来他注定要把一生的幸福都丧尽了,一个糟糕的儿子轻而易举地就毁掉了他生活的全部意义。他觉得自己根本不会再有希望了,他的儿子已经十七岁。要让十七年的时光从头再来,能有多大的可能呢?他在心里头重重叹了口气,但是脖子上忽然到来的一阵疼痛提醒他,必须时刻把持住高昂的头颅,即使是丧气也不能垂头。

他来到卫生间清洗了一下面部,感觉右半边脸有些发麻。他照了下镜子,发现那里一片红肿。这副尊容恐怕是不好面对学生的吧,可明天就有自己的课,真麻烦,脸面对于做老师的有时确实是个负担。用卫生纸堵住那个流血的鼻孔之后,戈德远决定回头向教务请个假,明天的课就不上了。眼下的当务之急是去按摩院一趟,将自己脖子的功能尽快恢复。

出门前,一直留心着儿子屋里动静的戈德远朝儿子的房间悄悄瞟了

一眼，发现儿子还在地板上躺着。父亲也紧挨着儿子侧卧着，一只手来回抚摸着孙子的胳膊，口中念念有词，听不清说的是什么，反正是温柔极了。父亲的这一举动让戈德远感到满意，他老人家总算还能有点儿用。

站在电梯里，下滑的感觉使戈德远恍然记起刚才有人跟自己提到过的跳楼惨案，自己的儿子险些也跟着制造出一起这样的惨案。真是绝了，跳楼也扎堆儿。戈德远本来对学校发生的惨案还充满好奇，经儿子这么一顿折腾，好奇已荡然无存。

你好，
教授！

走出单元门，戈德远下意识地想要瞧瞧自家的窗户，怎奈脖子不支持这个高度，他只好作罢。降低的目光与地上的笔记本电脑遭遇，后者已是粉身碎骨。本想去收拾收拾扔进垃圾桶里，但又突然感觉这有点像是收尸，加之脖子不便，索性就不去管它了。扭过脸去的那一刹那，戈德远表现得十分决绝。

他是小区跟前这家按摩院的常客，每次都是侯师傅为他服务，他习惯了侯师傅的手法和力道。侯师傅是这家按摩院里唯一的盲人，年龄和自己相仿，他们偶尔会拉拉家常。

侯师傅说：“戈教授，你这颈椎再禁不起折腾了，如果不注意，可真得手术了。还有你的腰椎，也一样。”

“我知道。”

从戈德远的声音可以听出来，他今天的情绪不比往常，侯师傅便收住话把儿，不再做声。

戈德远闭上双眼，满脑子里都是儿子那肥硕的屁股和十一层楼的高度。他搞不明白，儿子怎么会把一个笔记本电脑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他这种不怕死的劲头都是从哪儿学来的？他才十七岁啊，难道就觉得活够了？他爷爷已经七十一岁了，还一提死就吓得浑身直打哆嗦哪。回想起儿子不动声色地爬上窗子的那一幕，戈德远此刻依然心有余悸。突然，他沉不住气了，脖子刚一可以动弹，便马上喊着让侯师傅住手。

“还没好哪，再等个五分钟。”

“一分钟也等不了了，侯师傅，我有急事。”

“那办完事，你记着再过来一趟。”

戈德远根本没听见侯师傅的叮嘱，匆匆到前台付完款，就往外跑。

他一口气跑到家门口，看见儿子房间的窗户仍旧关着，又看见地上仍旧只有笔记本电脑那零碎的尸体，他高悬着的心总算可以放下了。这一路不算长的距离，可真够难为他戈德远的了。此时此刻，他汗流浹背，双腿打战，内心是翻江倒海，差点呕吐出来。周围没有什么可以扶靠的，他只好蹲下来，耐心等待着心脏回到常态。

终于喘得不那么厉害了，戈德远费力地往地上吐了几口黏稠的唾沫，然后起身向停车场走去。

坐进车里，戈德远借后视镜打量了一下自己，半边脸蜡黄，半边脸暗红，简直可以登台唱京戏了。他倒真想唱它一唱，可得有人听呀。过去，他不止一次地做过这样的梦：自己站在空荡荡的舞台上哇呀呀地狠唱着，台下的听众却只有父亲、妻子和儿子三个人，而且全都紧紧捂着各自的耳朵。他曾和妻子说起过自己的这个梦，妻子问他是不是小时候有过想当明星的愿望？他摇摇头，他们那个时代可没有追星族，再说，他们崇拜的只有战斗英雄——那种有胆量有力量杀人的人，当然杀的个个都是坏人。妻子说那你肯定是现代派小说读多了，你不觉得这个场景挺荒诞的吗？他想想也是，觉得妻子的分析有道理。一度，他确实是很迷恋现代派小说的，特别是荒诞派的戏剧。

渐趋浓重的暮色让戈德远猛地从回忆中清醒过来，他意识到，自己已经远远错过了想去的地方。他是要到农贸市场去的，不是去买菜，是要找一家做防盗窗的铺子。十一层高的楼窗自然不需要担心小偷跳进去，但是却得担心他的儿子跳出去。

戈德远想看一下时间，才发现自己没带手机。估计农贸市场该关门了，车在这里也没法掉头，他只好接着向前开去，绕道回家。防盗窗明天再说吧。

你好，
教授！

一下车，戈德远仍然感觉有点儿紧张，眼睛马上去找儿子房间的窗户。窗户还是关着，透着暗淡的灯光。他猜不出儿子现在在干什么，没有电脑，他还会干些什么呢？自从家里有了电脑，他便再没见儿子碰过别的东西，连以往迷恋的电视他都不扫一眼了。现在只有父亲照旧夜以继日地守候在电视机前。

走出电梯，戈德远来到自家门口。正要按响门铃，手又缩了回来。他发现门口地上那双海船一般的特大号运动鞋是红色的，而儿子的运动鞋是蓝色的。他没有多想，扭头返回电梯，按了11键。电梯没动，合上的门打开了。他又按了一次关门键，电梯还是没动，门又自动开了。怎么回事？这电梯怎么老是出故障？他随便按了一个数字键，门自动关上，开始按照他的指示缓缓向上攀升。他再一次按了11键，电梯停止攀升后开始下降，在11层打开了门。戈德远怀着疑惑离开电梯。

他看到的还是那双海船一般的红色特大号运动鞋，但这次他没有扭头就走，而是留心看了一眼旁边的两双鞋。没错，一双是妻子的，一双是父亲的。再看一眼门牌号，也是一点儿没错。那么，这小子的鞋什么时候变成了红色的？他凑近看了看儿子的鞋，那红色好像是刚刚喷上去的油漆。这时，他闻到一股淡淡的油漆味。受伤的鼻子显然已经不那么敏感。他坚定地按响了门铃。按了三次，才有人给他开门。妻子甚至都没看他一眼，便又匆匆跑进了厨房。

儿子的房门关着，戈德远轻轻推了推，没推开。父亲仍然是毫无例外地坐在电视机前，声音开得老大。还是不看他的好，戈德远毅然一个转身，走进自己的书房。

还没等在椅子上坐下，桌上的手机就响了。评论界的一个朋友打来的，又是想打听B大的跳楼新闻。他实在无可奉告，自己知道的还不如对方多哪，再说他也没兴趣谈论这个话题，几句话便将对方打发了。查看一下手机，未接电话已经满了，估计也全是奔着B大的跳楼新闻来的。他索性将手机关掉了。

坐在黑夜里，忽然感觉心慌得厉害，戈德远拉开抽屉，拿出香烟和打火机。断断续续已经戒了快两年的烟了，成功的希望依然那么渺茫。干脆就别再戒了吧，何必老拿自己的意志开涮呢？自己都觉得自己这个人没意思了。于是，戈德远决定不戒了。

“你怎么又抽上烟了？”妻子走了进来，她一向是极厌恶香烟这种东西的，“快吃饭吧。”说完，唯恐避之不及地闪了出去。

父亲已经在狼吞虎咽了，儿子还待在自己的屋里没出来。戈德远看了看儿子的位子，又看了看妻子。妻子这才发现丈夫脸上的狼藉。

“你这是怎么啦？”

“吃完饭再说。”戈德远拿起筷子。

妻子不解的目光依然在丈夫脸上停留片刻。

一碗饭都快吃完了，还没见儿子出来，戈德远的眼睛时不时地要瞟一下儿子的位子，显得有些焦躁不安。

妻子注意到了，说：“大象可能胃口不好，说不吃了。”

“不吃也好，早这样就不至于肥成那个样子了。”

父亲听说孙子不吃了，抓起他那碗饭便要往自己碗里扣。戈德远手疾眼快，一把将它抢了下来。父亲恨恨地瞪着戈德远，戈德远也恨恨地瞪着父亲。

“爸，多吃对你身体没一点儿好处。”妻子试图缓和一下气氛。

“不用你们管，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拉倒。”父亲说得咬牙切齿。

戈德远无奈地看了一眼妻子，这个时候的妻子总是显得相当迷惘。

僵持了一会儿，父亲还是把那碗饭倒进了自己碗里，并风卷残云般地吞下餐桌上所有盘子里的剩菜。

望着父亲那副没出息的样子，戈德远浑身冒火。医生嘱咐他一顿最好只吃二两，他却每次吃得不下二斤。吃吧，吃吧，吃吧，吃死了大家都省心了。他早就受够一趟趟地把他往医院里送了。真不明白，人类为什么必须要有一个父亲？

戈德远回到书房继续抽烟，一根烟抽到一半，妻子又进来了。

“大象今天是怎么啦？闷闷不乐的。”

戈德远张了下嘴又闭上了，他懒得解释，烦。

妻子受不了他的烟味，没再坚持，转身走了。

抽完一根，戈德远又点上一根，但没抽几口，便捻了。他站起身，围着书桌走了两圈，然后走出书房，来到儿子门前。他敲了敲，没有任何动静。试着拧了一下锁，门开了。儿子正无聊地靠在床头用手机打游戏，见他进来了，立刻将身子挪向一边，给了他一个后背。戈德远强忍着不悦，讪讪地走到儿子旁边坐下。儿子不理他，只关心手机里的世界。他想看看儿子玩的是什么游戏，但儿子树干般的胳膊将手机挡得严严实实。

戈德远丢了魂似的眼光在昏暗的房间里游荡一圈后，停留在电脑桌下那三个金属罐上，上身向前凑了凑，模模糊糊可以看见上面写着“自喷漆”的字样。看来，儿子的运动鞋就是用它来完成变脸的。油漆罐让他意识到了满屋刺鼻的气味，他起身想将窗子打开，但伸出去的手马上又缩了回来。

儿子还是旁若无人地玩着。戈德远不甘心就这么出去，却又不知道怎样才能打破僵局。他掏出香烟，迟疑了一下，递给儿子一根，儿子竟然接了。他只好再拿一根，但是烟盒已经空了。他看看儿子，儿子仍无任何反应。他取出打火机，替儿子将烟点着，动作机械得像个快散了架的木偶。

火苗照亮了儿子的脸，透过那一圈又一圈的镜片，戈德远看见儿子灰暗的瞳人上扑闪的是游戏里的刀光剑影。他的手不禁哆嗦了一下，差点燎着儿子的眉毛。

“对不起。”他说。儿子仍旧没什么反应，眼睛直盯着手机，叼在嘴里的香烟有一搭没一搭地抽着。

“你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他提醒自己脸上尽可能带点儿笑意。

但儿子对他的努力并不领情。

他想说抽烟不好，声情并茂地劝劝儿子；沉吟了半天，却没能说出一